

王心齋全集

軋

26
1

16
26
1



嘉永元年戊申新鐫

王心齋全集

京都書肆

川勝鴻寶堂

王心齋先生全集序

余杜門却掃七年于茲誦習之餘終日無事一日與塾士子裕校心齋文乃廢卷喟然而歎子裕曰先生何為其歎也余曰蓋歎其流弊爾然則心齋之說果有弊乎曰否心齋之說亦易簡矣易簡果有弊乎哉雖然後世有庸丈夫緣其易簡之說以飾其陋者則其弊不可復揅也子裕曰願聞其說曰心齋之為人也抱雄傑儻邁非常之資而其立志直欲造聖人之域而止矣

和 16
號 26
卷 1



且其用王易簡直截譬如霜隼搏空此豈非心齋平生之事耶後人既不獲心齋之資稟而志亦庸下而喜其易簡便其捷徑乃其流之弊不狂則爲陋也必矣然發人之蒙莫善於易簡之說顧其志何如耳夫志猶權衡丈尺也小有違焉則輕重短長不得其法也而其用工猶用權衡丈尺以量度輕重短長也或抑或揚或進或退其勢不得不偏至矣苟不偏至則不能得其力故聖賢之教有一定不易之權衡丈尺而其

抑揚進退實無一定之法矣則其說之繁簡難易皆所以用工也然而權衡不定何以量度乎志向不立何以用工乎庸丈夫則不知立我之志也而趨於易簡捷徑是猶不持權衡以量輕重而惡重喜輕也而可乎此余之所以歎也然學者莫善於易簡之說易簡非天德乎故曰發人之蒙莫善於此子裕曰如是則易簡之說而可也而又抑揚進退不亦繁難乎曰抑之揚之進之退之乃所以歸夫易簡也所謂不偏至則

不得其力也而後之人不知立其志矣喜易簡
以至飾陋噫此豈心齋之志也哉且余與子裕
今講斯學於幽閑落寞之鄉則未見其流弊何
如也而一旦有措諸事業試諸顯著者乃其弊
立見矣此不得不周思而遠慮也子裕曰唯因
次其語以弁卷首
弘化四年孟冬上澣平安潛菴源襄撰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薦疏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吳悌謹

題爲舉逸民以昭

聖治事歷觀古神聖之君凡制禮作樂以開一代文明之治者
莫不急登賢之舉勤旌車之招蒐攬巖穴羅而致之示天
下以不遺遺之意而後休烈盛美輝耀天地雖深山窮谷
海隅絕漠之濱猶知興奮故曰舉逸民天下歸心焉伏惟
我

皇上撫運中興

躬致泰道天下豪傑之士彬彬嚮用于斯為盛泰之初九曰拔
茅茹以其彙征吉是之謂矣臣又聞之九二曰不遐遺言
泰之時賢人眾多其有退修靜養伏在僻陋者不可以遐
而遺之也夫眾賢方彙征而尤慮其遐之遺焉茲非聖人
保泰之心不自滿者歟稽諸古隆盛之時罔不率由斯道
暨宋司馬光呂公著輔政當國首薦河南處士者其亦有
見於此矣矧惟我

皇上聖性夙成道存敬一臨御之初

親發德音以示天下固將與斯民胥入於道者而謂四海之廣

獨無伊人可與宋之邵雍程頤暨

先朝吳與弼陳獻章輩後先相望以繫

當宁不遐遺之思則是厚誣天下之無人而

皇上立教之心亦孤矣臣實惑焉臣始嘗聞人言東海之濱秦

州安豐場有士王良可當其選者然尚竊慮盛名之下其

實難副處士鶩虛聲以欺世者亦時有之故惟藏之中心

久矣臣近因奉

命來巡兩淮乃得博詢于眾庶聞其蚤歲僅受讀孝經論語亦
不甚解蓋本非業儒者比及三十時一日偶有感於事親

之際忽覺此心之開明於前時所讀書若或啟之者遂從
此一意向學銳然以聖賢爲必可至乃始論交于天下之
士證疑於孔氏之書久之而所得日以邃焉其孝友忠信
孚於鄉黨宗族臧否共歎其隨人開導務盡其材四方之
欲問業辨惑者羣至其門其好學之志老而愈篤臣試覈
其名實果亦符應然後就而訪之見其人襟懷灑落儀度
雍容真機流行不事矯飾雖頃因執喪哀毀氣體稍弱而
議論疊疊曲中心精誠潛通使人有所感發益其學主
于自得不落於言語文字之詮且少無觚翰之習長不踐

聲利之場平生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工夫最直截簡易
而行年六十造詣日深就其所至其殆庶幾乎若玉之琢
不復爲璞若金之鍊不復爲鑛視世之拘儒曲士斷非所
可擬者斯亦洛中之儔而與弼獻章之流也斯可謂

聖世逸民矣臣獲之實竊慶喜乃歎

聖人闡道以先天下天下必有應焉者殆不其然也茲當竣事
之期敢以上獻伏望

皇上宏保泰之道

軫不遐遺之思

勅下吏部再加詢訪如果臣言非謬查照

先朝典故將良致之

闕下惟所簡用之於治道風教必有裨補臣叨承

命使與有觀風之責山林隱逸分宜薦揚抑聞之孔子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之所知莫先於此固將舉之

以為天下兆也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謹

題

弟子錄

四方從遊甚衆世遠難悉記其可考者如左

林春

字子仁號東城本州人及門最早安貧樂學不苟取與行

中卒官遺橐金四兩其清介王棟字隆吉號一菴先生族弟也

如此著東城文集崇祀鄉賢初師事州守王瑤湖由歲貢

選江西南城學訓主白鹿正學書院署縣事授山東泰安州調

江西南豐教諭陞山東深州學正署州事南城有兄弟告爭家

財諭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土感於至情終身共爨講學人

有得師之慶時大儒如王龍溪錢緒山羅念菴等皆其執友也

卒年七十有九著一菴文集字子材號方洲本州人十二歲

集蹟載郡志崇祀鄉賢袁杉字子材號方洲本州人十二歲

仕閩中陳芑字實夫號美齋本州人文行俱優磊磊無世

宰有聲陳芑俗情歲貢生河南新鄉學訓著論孟類聚張淳

字濟化號此菴本州人坦夷端謹嘉靖丙午舉人宰湖廣松滋

因公謫判河南許州尋轉蘭陽令復調山東范縣所在以學勵

士李珠字明祥號天泉先世居江西父樂菴遷泰珠少爲州吏

民李珠及瑤湖王公蒞州聞講學有感遂棄吏遊師門竭力事

王文貞公全集

弟子錄

同恐司
之訛

母不以貧故失禮母歿塋得全錢戴邦字維新號奎泉
百緡人皆以為孝感云年三十有九卒戴邦本州人端和勤
敏歲貢生應天江浦學訓○此上七人暨私淑門人羅汝芳陳
履祥郝繼可先生長子衣仲子暨四子補宗孫之垣俱配享吳
陵崇徐越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也舉進士官淮南篤信
儒祠日省仕學錄子營官兩淮朱軌字惟實號平齋本州人為
陣著日復師先生仲子綽有父風朱軌諸生時侍先生寒暑不問
由鄉貢尹朱恕字光信號樂齋本州本場樵子也家赤貧性孝
○高陽朱恕字光信號樂齋本州本場樵子也家赤貧性孝
離山十里薪在家裡離山一里薪在山裡先生謂弟子曰適言
可省也求則得之不求雖近非已有道猶薪也恕有味於是言
樵畢輒詣門弛擔聽講同門宗尚恩惠以金手其金須臾大志
曰子非愛我者我有此衷經營念憧憧起矣不幾斷送我
生哉力却之後學使胡植氏召見不往假役檄宗部字尚恩號
督之乃得一見司馬耿公為之傳卓哉髦士也宗部字尚恩號
人家素豐質而好義初奉例王府審理聞師學解官粗衣糲食
泊如也贈金朱光信不受因常給衣食以供朝夕其樂於推解

類如崔殷字邦實號北洋本州人隨悟隨行不事口耳先生以
此居梅月字子恒號鶴臯本州庠生夷然聞修周魁字文魁號
士和厚不染塵囂幼弱疾年九十有一卒○此上七人暨林春
李珠私淑門人韓貞林訥周思兼先生族弟棟次子暨三子禔
俱配享東周良相字季翰號合川湖廣道州人濂朱笠號思齋
淘精舍祠周良相字季翰號合川湖廣道州人濂朱笠號思齋
陰人秦林庭樟福建莆田人傅珮興化縣董遂字兆時號蓉山
州知州林庭樟福建莆田人傅珮興化縣董遂字兆時號蓉山
京刑部聶靜字子安號泉崖江西張峯號玉屏江西泰和人江
郎中聶靜字子安號泉崖江西張峯號玉屏江西泰和人江
朱錫號圖泉丹徒人殷三聘號覺軒江都孫雲都人鄉科陳淑
字汝嘉號曲塘本州劉啟元字善甫號中橋本州黃鶚字子薦
人湖廣江陵縣丞劉啟元字善甫號中橋本州黃鶚字子薦
本州人戶羅楫字汝用程伊號鹿程俸鹿坡喻人俊號同喻人
部員外郎羅楫字汝用程伊號鹿程俸鹿坡喻人俊號同喻人

三才貞公全集

弟子錄

二

傑同川黃文明六人俱顏鈞字子和號山農永新人胡太子惟

齡字懷德俱董高發源程宏忠號天津著陳應龍俱歛汪廷相

汪朴俱祁王汝貞字惟一號樂菴吳標字從吳柄從本弟俱吳

怡陳佐俱丹盧先瑞新金王志仁字居田汝登字薦李才字宗

李瑤字君李璽字季祥俱蔣勤號拙齋六張士賢字希聖王俊

號絲湖許鳳字鳴周崔贊字國崔便字邦周盤字崇壽先李宦

海存周延年字文徐相字來周佐字邦李信字存爵以上俱王

社字宗宜號瀛槎先王樞字成之先王卿字守爵先林曉字養

仰城東○劉登瀛朱相之徐賢陳茂王貞袁楫方穎鄭子瑒鄭

相鄭潭鄭潔鄭瑄喻蘭龔邦佐胡琇盧大旅盧化盧暉周鈞字重

夫周侃周鍾崔藻崔鵬崔舜周澄崔賀崔鵬崔希孔崔希麟童

開堯號靜宦宗仁宦宗義王紹王鳴鳳王恭王澡王嘒王相王

式陸位陸儒李彬李敬李斌吳昱吳承宗韓章韓登方一純雷

泰雷柯朱露朱克悌涂卿彭楫永倫馬恕馮廉繆洧高恩喻鳴

鳳戴恩夏鷗黃應龍徐敷唐賓劉世祿梅植丁榮揚南金此上

人據莫軸載記其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建昌人師事

曉暢與其講席者不問工賈備隸皆鼓盪飛躍如坐春

風進士出身仕至雲南左參政諡文恭著羅子全集楊啟元

師羅近溪官禮部侍郎陳履祥字光庭號文臺祁門人師羅近

九龍先生歲貢生年七十卒著四
 書會通九經翼龍華密證諸書
 郝繼可字汝極號桐浦和州
 由歲貢選泰州學訓立會崇儒祠闡
 明師學卒於官咄咄拔俗士林稱之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
 氏風從先生仲子學焉倡道化俗胸次
 怡怡時過知交聚講扁
 舟款乃與羣弟子歌聲相應見者悅慕
 之縣令遺以金米受米
 而還金所居數千家一
 無訟牒煩公府年七十
 有七卒崇祀鄉
 賢著樂吾詩集初年有
 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
 烟霞是故人之
 矣

其忍共
之訛

林訥字公敏號白宇福建莆田人初卜
 買淮南下者日卦象
 以中糊口陶業遂與其學有成會倭寇
 闖中家沒無所歸
 周思
 卒於泰之東臺場年八十有四其門人
 王元鼎等墓之
 兼字紹且號得齋本場文魁嫡姪師
 唐珊字可珍號靈臺本州
 陳魁類字明德江人吳士賢字與齋
 汪有源字維清
 太平人施宏猷字允
 城吳光先字孝昭休寧人郡庠生以上
 俱師祁門
 王衣字宗
 王
 人陳文臺○此上私淑門人凡十有三

襲字宗
 王禔字宗
 王補字宗
 王裕字宗化五人先生子也皆能

純少遊王文成門長師王龍溪錢緒山
 倡明家學獨得其傳李
 文定公春芳凌中丞儒交薦隱逸知
 寧國府羅汝芳知蘇州府
 蔡毓吾聘主書院尚書耿公定向修
 撰焦公竝皆待
 以師友之禮年七十有七卒著東崖
 文集崇祀鄉賢

國朝李二曲先生觀感錄叙

其畧云王心齋先生泰州安豐場人也俗業鹽故少不知書年
 近三十謁孔廟而毅然思齊紹先啟後師範百世為人骨剛氣
 和性靈澄徹音欬顧盼使人意消巡撫劉節巡按吳悌皆特疏
 薦聞御史洪垣構東洵精舍以居其徒時大儒太宰湛公甘泉
 祭酒呂公涇野宗伯鄒公東廓歐公南野咸嚴重先生而羅殿
 元洪先尤數造其榻請益卒年五十有八大學士趙貞吉誌其
 墓戶部尙書耿定向傳其事提學御史胡植祀先生於鄉賢馮
 天馭置精舍祠祭田定祀典兵備副使程學博奉督撫檄建專

祠於州西巡撫王宗沐吳桂芳各捐俸置崇儒祠祭田大學士
李春芳巡撫凌儒撰祠記總督李燧修瑩域尙書孫應魁祭酒
敖銑給事中黃直林大欽戚賢都御史耿定力周宗張元冲總
督毛愷廉使胡堯時太常卿郭汝霖巡鹽御史彭端吾陳遇文
謝正蒙張九功提學御史楊廷筠宋儀望巡按御史黃吉士修
撰雋竑知府朱懷幹推官徐鑾等相繼置田肖像表章私淑萬
歷十三年右諭德韓世能工部郎中蕭景訓題請從祀孔廟二
十七年大學士沈一貫郎中田大年給事中王士性復請旨從
祀三十七年給事中曹子休胡忻請旨待諭後欽諭文貞四方

縉紳凡宦於其地者莫不晉謁瞻禮祠宇以時葺治春秋二祭
有永無替

論曰心齋先生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洗俗學支離之陋
毅然以堯舜孔孟以來道脈自任當是時兩化風行萬眾環集
先生抵掌其間啟以機鑰導以固有靡不心開目明霍然如
得脫如旅得歸門人本府同知周良相本州知州朱鏊刑部郎
中董燧給事中聶靜文選郎中林春等無慮數十百人咸承傳
其學轉相詔導而布政徐子直布衣顏山農尤最著子直之後
爲內閣趙文肅山農之後爲參政羅近溪何心隱近溪之後爲

少宰楊復所心隱之後為錢懷蘇為程後臺後先相繼至今流播海內火傳無盡先生之道彌久彌尊嗚呼盛矣先生嘗謂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其樂學歌有云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示俞純夫云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皆本諸此言言透髓字字切實吾人所當服膺也

總目

薦疏二章

卷之一

年譜

卷之二

語錄上 凡一百零七段

卷之三

語錄下 凡三十段

卷之四

雜著 凡二十七篇

卷之五

尺牘 凡二十七則

弟子錄附

國朝李二曲先生論 并敘

王心齋先生全集卷一

楚黃耿定力

原校

曾孫元鼎

輯

金陵焦 竑

八世姪孫以鉦震九讀識

年譜

門人張峯纂。峯號玉屏江
西泰和縣人江浦縣知縣

先生名良字汝止號心齋揚州府泰州安豐場人按王氏族
譜系唐僖宗時兵部尚書璧諡大獻之後其隸秦之始祖為
伯壽公至先生凡七世考虹字紀芳
號守庵古朴坦夷鄉黨稱長者云

癸卯 明憲宗成化十九年夏六月丁丑先生生

十六日乙巳時也手有肉珠左一右二後身長九尺隆穎修

矐骨巉貌古

己酉 孝宗弘治二年 年七歲

受書鄉塾信口談說若或啟之塾師無能難者

癸丑 六年十一歲

貧乏束修資出塾服家事

丙辰 九年十四歲

母孺人湯氏卒居喪戚甚

辛酉 十四年十九歲

奉守庵公命商遊四方客山東

壬戌 十五年二十歲

親迎孺人吳氏

癸亥 十六年二十一歲

家居措理財用不襲常見而家日裕每推其餘于鄰里鄉黨
初多異之尋皆以為不能及

乙丑 十八年二十三歲

客山東有疾受醫家法愈因究心焉

丁卯 武宗正德二年二十五歲

客山東謁孔廟嘆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奮然懷尚友之
志歸誦孝經論語大學置其書袖中逢人質義冬十二月丁

率此志也使
得及門當不
在願會之下

西子衣生

戊辰三年二十六歲

冬十一月守庵公早起以戶役急赴官取冷水盥面先生見之痛哭曰有子而親勞若是安用人子為遂請出代親役自是晨省夜問如古禮

己巳四年二十七歲

道有所未悟則默坐靜思夜以繼日期於有得有必為聖賢之志

辛未六年二十九歲

一夕夢天墜萬人奔號先生獨奮臂托天起又見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而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益切因題其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冬十一月壬申子孳生

壬申七年三十歲

築斗室於居後暇則閉戶坐息讀書考古鳴琴雅歌

甲戌九年三十二歲

說經不泥傳註多以自得發明之聞者亦悅服無可辯宗族及各場官民遇難處事每就質於先生立為剖決不爽毫釐

乙亥十年三十三歲

家口日繁先生督理嚴密客來子弟不整容不敢見

丙子十一年三十四歲

時諸弟畢婚諸婦粧奩厚薄不等有以爲言者先生一日奉親坐堂上焚香座前召昆弟誠曰家人離起於財物不均令各出所有置庭中錯綜歸之家衆貼然

丁丑十二年三十五歲

里俗祀神佛像先生告於守庵公曰庶人宜奉祖先公因祭告而焚之按文公家禮置四代神主祀焉云喜獵開網鴈溪

云恐公之訛問之

上先生諷諫公公爲焚其網作孝弟箴

詳後

己卯十四年三十七歲

武宗南巡嬖幸有號佛太監神總兵者沿海視獵場索鷹犬橫甚尉及門守庵公恐謂先生曰兒勸我徹神佛像今神佛禍作奈何先生曰天之所佑者善也何禍之有大人無恐我當謁之偕尉往佛曰鷹犬安在曰里中失獵久矣何問鷹犬佛曰朝廷取鷹犬能弗與耶曰鷹犬禽獸也天地間至賤者而至尊至貴孰與吾人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今以其至賤而貽害於至尊至貴者可乎佛大奇之歡語抵暮期明且會

郭令公之誓
涇陽韓兵部
之宜鎮州雖
曰至誠感格

然信素而
此方之其猶
難與

且復往神佛感其言論丰儀遂為罷獵擬薦於上尊顯之先
生婉謝焉歐陽南野聞而竊歎曰立談之頃化及中貴心齋
不可及也夏五月子禔生

庚辰十五年三十八歲

時文成講良知之學於豫章塾師黃吉安人也聞先生論曰
此類吾節鎮王公之談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
某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
天以某與王公也即日買舟往至則以詩為贄詩詳後由中甫
據上坐曰昨來時夢拜先生於此亭公曰真人無夢曰孔子

此段問答以
戰喻有侵掠
如火不動如
山之槩文成
為之心動豈
虛語乎惜乎
其詳不可考

何由夢見周公公曰此是他真處縱言及天下事公曰君子
思不出其位曰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嘗一日忘
公曰舜居深山與鹿豕木石游居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曰
當時有堯在上講及良知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下拜隅坐
明日復入見曰繹思所聞輕易拜矣請與再論公曰善有疑
便疑可信便信不為苟從予所甚樂也復上坐反覆辨論曲
盡端委心大服退執弟子禮師事焉居七日告歸公曰孟軻
寄寡母居鄒遊學於魯七年而學成今歸何亟也曰有父命
不敢後期公語門人曰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

白卷曰
之說

此真學聖人者先生初名銀公易之歸七日復欲往守庵公
以前次途中阻風遇盜難其行先生曰為善必吉誠可動天
此行必有神護族長老故相難曰汝言誠可動天今望雨能
禱得之汝父必許往豫章也先生即齋心焚香以情告天停
午雲起雨下如注族老異焉公亦忻然許之過金陵太學白
吾為諸君發六經大旨夫六經者吾心之註腳也心即道道
明則經不必用經明則傳復何益經傳印證吾心而已矣大
司成汪咸齋見先生所服古冠服疑其為異問曰古言無所
乖戾其義何如曰公何以不問我無所偏倚卻問無所乖戾

有無所偏倚方做得無所乖戾汪公敬而憚之六館之士皆
悅服

壬午世宗嘉靖元年四十歲

文成遭父喪家居先生往會稽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
可使天下有不及聞乎辭歸作鱖鱖賦詳後製蒲輪車遊京師
會山東盜起關有守兵至德州不得渡見州守守問曰兵貴
勇某儒生奈怯何曰有譬語請為公陳之家嘗畜雞母其所
畏者鳶也一日引其雛之野鳶忽至輒奮翼相鬪不復知鳶
之可畏其故何也憂雛之心切耳公民之父母州之民皆赤

子也倘不忍赤子之迫於盜何患無勇將見奮翼相鬪愈於雞母也守善其言嚴為備遣人護先生渡河留京師一月返

癸未二年四十一歲

春往會稽夏淮揚大饑先生貸真州交遊王商人米得二千石歸請官出丁冊給賑米盡以賑饑狀謁巡撫請大賑撫公疑其言先生曰有賑冊在場官所可稽行查官冊驗實大發賑撫公問讀何書曰讀大學更讀何書曰中庸此外復何書曰尙多一部中庸耳曰何謂也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已備於大學撫公欲樹坊表其間先生固謝之

秋疫又廣施藥劑所全活者甚眾

甲申三年四十一歲

春正月子補生往會稽請築書院以居四方學者文成每命先生傳諭焉守庵壽期文成命蔡世新繪呂仙圖王琥撰文因金克厚贊泰介壽且作歌以招之冬十二月先生歸省

乙酉四年四十三歲

春正月奉守庵公如會稽諸子姪從鄒東廓守益以內翰謫判廣德建書院聘先生與講席先生作復初說東廓因名書院曰復初刻其說於中

說詳後

秋七月郭中州治尹孝豐聘先

生會講刻詩學宮以示諸生

丙五年四十四歲

秋八月王瑤湖臣守泰州建安定書院禮先生主教事無何瑤湖轉官北上先生作明哲保身論贈之并作書院集講記與諸友俱詳族弟棟本州林春張淳陳芭李珠數十人來學作樂學歌詳

丁六年四十五歲

會湛甘泉若水呂涇野柵鄒東廓歐南野於金陵新泉書院甘泉講隨處體認天理六字以教學者意與文成稍異先生

作天理良知說詳後秋九月送文成節制兩廣冬歸省口月于

裕生揚州王俊本州宗部朱軾朱恕殷三聘來學

戊子七年四十六歲

會同門於會稽書院先生言百姓日用處不假安排俱是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惟其不悟所以愈求愈遠愈作愈難謂之有志於學則可謂之聞道則未也時廣永豐俞文德入山習靜作書招之俞得書即出山受學書詳後冬十月文成公訃聞先生迎喪桐廬協同志經理其家十一月江西貴溪徐樾張士賢來學

己丑八年四十七歲

冬十一月往會稽會葬文成公十二月撫臺劉公梅谷節疏

薦於朝疏見前太守任公召答書辭焉書詳後

庚寅九年四十八歲

會鄒東廓歐南野萬鹿園表石玉溪簡聚講金陵雞鳴寺夏

五月往會稽為文成公子正億議婚於禮部侍郎黃公久菴

綰之女

辛卯十年四十九歲

冬十一月徐樾從步月下指星文與語樾應對失當先生厲

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日從遊至小渠先生躍過顧謂樾曰

汝亦放輕快些樾嘗感嘆曰先生為樾費卻許多精神

壬辰十一年五十歲

道州周良相涇縣吳標王汝貞南昌程伊程俸來學汝貞進

學太苦先生覺之曰學不是累人的因指旁斲木匠云彼卻

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夏五月往會稽存問文成家攜正

億赴金陵託黃久菴公

癸巳十二年五十一歲

會諸友於金陵黃洛村宏綱常講不欺先生曰兄欺多矣洛

村愕然請示曰方對食時客及門辭不在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兄又欺矣洛村未達曰通變而宜豈爲欺乎在座皆有省縉雲丁惟寧來學

甲午十三年五十二歲

丹徒吳怡偕數友來學時同志有燕安氣先生曰昔先師與諸友遊一寺太守見過張席行酒酒罷先師歎曰諸君不用功麻木可懼諸友跪請其說先師曰第問汝止愚曰太守行酒時皆燕坐不起謂非麻木乎燕安者聞之皆慚悚先生託事教人大率類此夏五月修撰林東峰大欽給諫沈石山謚

訪先生於泰州遂遊金山江都令王卓峯惟賢同往東峯乘輿連步先登卓峯追之弗及氣喘先生俟其氣定徐行躋山頂謂東峯曰子察否曰何察先生曰同行氣喘弗顧非仁也東峯又跣足坐地先生曰隸從失瞻非禮也東峯斂容以謝

乙未十四年五十三歲

歲饑先生出粟周鄰里并勸鄉之富者有盧氏月溪澄其先世賑饑曾捐粟一千五百石先朝旌揚是歲感先生言出豆麥一千石會御史徐芝南九皋按部先生請曰某有一念惻隱之心是將充之乎退之乎芝南曰充之曰某固不忍民饑

願充之以請賑於公計公亦不忍民饑充之以及民何如芝
南慨然發賑月溪見其子榮先生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
女孫許配焉

丙申十五年五十四歲

春正月樂安董燧永豐靜來學燧一日瞑目跌坐先生曰
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夏五月會王龍溪畿於京口靜令
丹徒從遊招隱寺隸卒前導先生曰茲遊與物同樂使人識
官從避去吾誰與樂也命去之至金陵遊囊谷寺及門同遊
列坐歌詠先生曰此羲皇景象也龍溪後至同遊序立候迎

曰此三代景象也已而隸卒較擾門外曰此非五伯景象乎
羲皇三代五伯亦隨吾心之所感應而已豈必觀諸往古因
邱舍燧等論其事故語及焉秋八月御史洪覺山垣來訪與
論簡易之道覺山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其旨何也先生曰此
是對樊遲語若對顏淵便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卻何
等簡易覺山爲構東淘精舍數十楹以居學者婺源董高丹
徒朱錫南昌喻人傑喻人俊羅楫來學諸友氣未相下先生
作勉仁方詳後冬十二月守庵公卒年九十三嘗語人曰吾有
子克孝獲延歲月至此無疾而卒卒日會州守奉恩詔以公

年逾九十具冠服粟帛請致優禮先生拜受冠服以告公
靈

丁酉十六年五十五歲

春御史吳公疏山梯按淮揚造先生廬冬復會於泰州十一

月疏薦於朝疏見前

戊戌十七年五十六歲

御史陳公讓按淮揚來訪至泰州病目不得行作歌呈先生
有句云海濱有高儒人品伊傅匹安豐場竈廛不均居民爭
訟幾十年不決時運佐王公州守陳公理其事謀於先生先

生建議曰裂土封疆王者之作也均分草蕩裂土之事也其
事體雖有大小之殊而於經界受業則一也是故均分草蕩
必先定經界經界有定則坐落分明上有冊下給票上有圖
下守業後雖日久再無紊亂矣蓋經界不定則坐落不明上
下皆無憑據隨分隨亂以致爭訟是致民之訟由於作事謀
始不詳可不慎與二公喜得策記里定畝按戶立界民遂帖
然樂業云泰和張峯會昌胡大徽歛縣程宏忠天津陳應選
丹徒陳佐來學

己亥十八年五十七歲

時四方就學者日益眾先生雖多病而據榻講論不少厭倦
吉水羅念菴洪先造廬請教益私謂林東城曰余連日聞心
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已物正處卻令人灑然鼓舞別後
先生作大成歌寄贈之歌詳後

庚子嘉靖十九年五十八歲冬十二月〇〇卒

先是臥室內竟夜有光燭地眾以為祥先生曰吾將逝乎至
病革諸子泣請後事顧仲子襲曰汝知學吾復何憂顧諸季
曰汝有兄知此學惟爾曹善事之人生苦患離索惟時序友
朋於精舍相與切磋自有長益神氣凝定遂瞑目是為八日

子時也及殮容色瑩然不改逾月葬於塲之東附守庵公墓
有從遺命也四方會葬者數百人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王心齋先生全集卷二

楚黃耿定力

原校

曾孫元鼎

輯

金陵焦 竑

八世姪孫以鉦震九讀識

語錄上

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國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而正心不言在誠其意誠意不言在致其知可見致知誠意正心各有功夫不可不察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

中字止字指點雪亮

孟子所謂理
義悅心猶芻
豢之悅口

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
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不亦悅乎說是心之本體

志於道立志於聖人之道也據於德據仁義禮智信五者心之
德也依於仁仁者善之長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學之主腦也游
於藝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位
育有不襲時位者

透

只是庸德庸
言慳慳篤實
便是欄柄在
手

講得無邊解
脫快樂
具體一體言
語政事只是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學不厭而教
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
是位天地育萬物欄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卻不過一節之善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禽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
性矣
戒慎恐懼莫離卻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
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

因材造就若合下便見全體聖人聖門中惟顏子而已

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

卻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

至

不知此無怪與天地萬物膠粘不上尊德性原離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不得道問學

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三絕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常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千古聖學指南徒事記誦者宜猛省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功夫做

充類至盡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

塵凡事常見俯視無足人慮者方為超脫今人只為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仁者安處於仁而不為物所動智者順利乎仁而不為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隨約樂而善道矣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功
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容之中有匡之直之政教

忠而不知曾子子游俱慮及此

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暇那有許多功夫去較量人過失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教不倦仁也須善教乃有濟故又曰成物智也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之智處
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

即陸子耳自
聰目自明事
父見自能孝
恭之旨

解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而心見
在更何求心乎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為言先生曰塗之人皆
明師也得深省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
知便會失

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當自別

古人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常定省之非必問於親而後謂之定
省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亦只問安否於內監而已

學者指摘舉業之學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舉業何可盡

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

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

無止法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勝已者正己而已

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亦惟正己而已矣故曰不

怨天不尤人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性情之正非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

觀我身
也是此宗旨

致字煞有功
夫非一悟便
了之謂

死中無定主抱不決之疑方是惑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了故曰如此而已矣

大德不踰閑守經之謂也小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

人心惟危人心者眾人之心中也眾人不知學一時忿怒相激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有矣不亦危乎道心惟微道心者學道之心也學道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見幾微也

得魚忘筌得
兔忘蹄以此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必

學聖庶不至
買價而還珠

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

非仁

一友初見先生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友未達曰爾此時何等

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道出處必稱孔子

隱居以求其志求萬物一體之志也

社稷民人固莫非學但以政為學最難吾人莫若且做學而後

入政

橫之合全豎
之令久如此
而已矣出門
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
無時無處而
不用力也

枉己者未有能直入者也

君子之欲仕仁也可以仕則仕義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畢矣
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價者也待價而沽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故惟大人然後能利見
大人

當屯難而乘馬班如者要在上有君相之明求而往明也女子
貞不字十年乃字相時耳此君子出處之節也

孔子謂暮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聖賢用世真實
步步皆有成算定應毫髮不差

陰者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屯卦初爻便是聖人濟屯起手處自

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即求而往明也國有道不變

塞焉即女子貞不字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禘之說正不王不禘之法也知不王不禘之法則知君臣上下
名分秩然而天下之治誠如示掌之易矣

刑所以弼教者也故不教而殺謂之虐古之時百工信度故數
罍不入污池凡宮室器用一切皆有制度百工惟信而守之莫
或敢作淫巧以取罪戾故人將越度而工不敢為所以令易行

講學難唐虞之治不難

而禁易止也

或言為政莫先於講學先生曰其惟感德乎蓋僚友相下為難而當道責備尤重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必曰官先事信而後言可也

不諷之
不恐可
之訛

經即是權權
即是經知以
成仁仁以成
知

孔子曰諫有五吾其從諷諫乎諷字從風其入也微事君有三君有可諷不不諷君有可諫不可諫君有可犯不可犯匪石之貞不可與幾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可與幾也去而不失吾君臣之義可與存義也故女樂去幾也燔肉行存義也

知此學則出處進退各有其道有為行道而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為貧而仕者為貧而仕在乎盡職會計當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仕以為祿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祿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道也何有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先生每論世道便謂自家有愧

學者但知孟子辨夷之告子有功聖門不知其辨堯舜孔子處

明儒箴

極有功於聖門

論元微易阻
入論簡易善
誘人

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元微處至其易簡宗旨卻不曾言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幸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只是

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為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子以為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孔子則自不暇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者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

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道如魯一變至於道之道視民如傷故望天下於道也見如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見當紂之亂故卒未之見也

微子之去知幾保身上也箕子之為奴庶幾免死故次之比于執死諫以自決故又次之孔子以其心皆無私故同謂之仁而優劣則於記者次序見之矣
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微子箕子殷之貴戚卿也當紂之惡不可以不諫而諫之也當不在於

此亦至當不易之論何以于古能行只有伊霍

之後而其去之也當不為儉德辟難已焉可也昔陳恒弑其君孔子魯去位之臣也且沐浴告於魯而倡大義以請討則微子箕子者猶當有旁行之智矣蓋三分天下文武有其二微子箕子豈不知之也周家歷年仁義忠厚微子箕子豈不知之也文武有天下三分之二則周之時足以格紂也明矣且其祖宗父子仁義忠厚則可諒其無代殷之念而易位之舉亦可以必其協同襄贊而有以共濟天下之難者矣且夷齊清風高節素抱羞辱汚君之義以此告之安知其不詢謀僉同而有以共安社稷之危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且不惟成湯之祀

人已兩得允
矣君子

尚可以永於無疆而箕子不至於囚比干不至於死武王夷齊
無相悖之道矣此天下本無難事而惟學識之有未盡焉耳
伯夷之清齊莊中正有之矣然而望望然去不能容人而教之
此其隘也柳下惠之和寬裕溫柔有之矣然而致祖裼裸裎於
我側此其不恭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又從而引導之其處已也恭其待物也恕不失已不失人故曰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隱字與朱子
異解朱子見

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
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

得微處公見
得大處

也隱則如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羣者是已乾
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
觀梁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
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非見而何

夢周公不忘天下之仁也不復夢見則嘆其衰之甚此自警之
辭耳

請討陳恒仁也不從而遂已智也若知其必不從而不請亦智
也然非全仁智者也仁且智所以為孔子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牀之問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

孔子雖至聖
亦必學與時

進觀於學易無大過則可知矣

一部論語以

時字結孟子

曰聖之時者

也以一字該

尼山一生故

安身之義最

大三子亦有家

容只是小些

是知八佾雍徹之譏皆孔子早年事也

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其稱山梁雌雉之時哉正以

其色舉而翔集耳故其繫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

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正中者自無不正正者未必

能中

孔子卻顏路之請車而不禁門人之厚葬無成心也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之意同故喟

然與之只以三子所言為非便是他狂處譬之曾點有家容不

曾點亦會出行只是不能無可無不可

會出行三子會出行卻無家容孔子則又有家容又會出行

子路只以正名為迂所以卒死衛輒之難

子夏篤信謹守為已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行必果故孔

子進之曰無為小人儒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孔子之學惟孟軻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真是一句道

着有宋諸儒只為見孟子籠處所以多忽畧過學術宗源全在

出處大節氣象之籠未甚害事

漢高之有天下以縱囚斬蛇一念之仁韓信之殺身以聽徹襄

孟子知已學者正的

以經斷史則

史無疑事以
史註經則經
無空言

齊一念之不仁故人皆有是惻隱之心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四體

只將帝館甥
迭為賓主照
看便見

光武召子陵與共榻伸私情也非尊賢之道也子陵不能辭而
直與共榻失貴貴之義也賢者亦不如此自處故加足帝腹子
陵之過狂奴之辱光武之失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宋之周程邵學已皆到聖人然而未智也
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格物而止至善安身而動便智巧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仁也明道有覺亦曰自此不好獵矣此意
不失乃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故其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

渾然與物同體

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況其下者
乎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為飛魚躍便是此體

惟皇上帝降中於民本無不同為飛魚躍此中也譬之江淮河
漢此水也萬紫千紅此春也保合此中無思也無為也無意必
無固我無將迎無內外也何邪思何妄念惟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學也者學以修此中也戒慎恐懼未
嘗致纖毫之力乃為修之道故曰合着本體是功夫做得功

夫是本體先知中的本體然後好用修的功夫
中庸先言慎獨中和說盡性學問然後言大本致中和教人以
出處進退之大義也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過則已如周公
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
天則不着人力安排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即無極一即太極無極是無欲到極
處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是一以貫之孔子

范忠宣誤解恕字朱子嘗辨及之太極渾然萬物主宰

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以後無人識忠恕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
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確邵子云聖人無死地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眾人之仁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賢人之仁也吾未見蹈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也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嘆其舉止之得時也三嗅而作是舉得其
時也翔而後集是止得其時也

誠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欄柄在手會得此數語便是字
宙在我萬化生身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當以見龍為家舍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一爻皆謂之大人故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易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先生曰初多休六多周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己故出則必為帝

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此是公見解獨超處

陸子云佛老之學主於出世吾儒之學主於經世與公言昔辨析極精者

者師處則必為天下萬世師出不為帝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先生曰體用一原有吾儒之體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則自是佛老之體也

正已物正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若盡善

自當轉易以此見已一身不是一正百正了百了此之謂
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已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
子而已

